

編終善流
卷之甲



論語義疏卷第一

學而為政

何晏集解

皇侃疏

學而第一

疏

論語是此書。按名學而為第一篇。別

降聖二說一說聖人時以下之意
二說天以下聖人
帝教云曾子與
等非聖人不能性
實非聖人非指字
不成

業自學而至克曰九世篇首末相攻无別科重而持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各須學成故字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眾曲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為先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君首故曰學而第一也。昂正義曰自此至克曰是魯論語七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為此各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旧聞意及則言不及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悌仁人忠信樂國之法至五之規聞政在手行德由禮貴於用和死求安勉以好學能自切磋少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而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優不充意焉當篇各言

其相此不煩說第冷次也一教之始也言此蓋於次也一也

子曰

子曰者指於孔子也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為子也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曰向曰吐曰

朱註曰習教者也
謝氏曰習習者天時
而不可空如尸坐時而
習之立如時時習之

謂之為曰此以下是孔子向曰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為首也然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故稱此子曰通冠一昏也

習之

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

起故以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明學業稍成能招朋聚友之日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季視離經並志三季視敬業樂群五季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說不君子不為才三明學業已成能為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后乃學成為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學然後能為師之然後為長能為長也

學記云一季視業經
三季視樂
五季視禮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不反不違是師道

后稱為師君是也今此既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為學者白鹿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

使自覺悟也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時者九季有三時一就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按時為先長則擇格幼則迷會故學記云發而後禁則擇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季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教子方名七年教男女不同帶八年始

教之讓九年教之教日十年學昏計十三年季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

年中為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其學詩采秋冬學昏禮是也春復是陽之輕清詩

樂是聲之亦輕清之學輕清之業則為易入也秋冬是陰之重濁昏禮是禮之亦重濁之學

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季中二時而所學並日夕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居厚

修學息學游學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取是日中之時習是修故之稱也言人不學則

學記云君子之於學
之歲三居懷抱
修習之息謂作
學休止於息心
遊謂向晚天
遊

已既學必日仍而修習日夜不亦悅乎亦猶重也悅者懷抱欣暢

之謂也言知所學已為可欣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亦重為可悅故云不亦悅乎如

向之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凡有德者皆曰子故曰通稱也

謂孔子也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孔子即指謂孔子也王肅曰時

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

悅懌也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即見日中不怠之時也柔日中不怠則前二章可知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第二段明以同取友也同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

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為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惠洽遠必集也

招朋已自可為欣遠至亦復可為樂故云亦也然朋誼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俱來必先同門故乘

白迹有殊悅向得講誦習

講說意味相

條也故江熙

之外應之遠

願所以乘也

同門為朋同

唯苞德云以氏老苞若咸何家諱感故不言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才三說明學已成者也人謂仇人也愠怒也

君子有息之林也計有二教一言古之學者方已已學得先王之道舍早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知

細繆猶纏綿
勤苦
丁寧

輔氏云說自知
能自悅樂是人
皆能而友之同

弊是者謙謙也
字陳蔡
宋公陳蔡人
出奔蔡
於宋曰君若什
時子陳蔡後則
何家諱感故不
言也

易乾文言不見
是於
人而無言於心

已既學必日仍而修習日夜不亦悅乎亦猶重也悅者懷抱彼暢

之謂也言知所學已為可悅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學亦重為可悅故云不亦悅乎如

向之熱也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也子故曰通稱也

謂孔子也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孔子故曰通稱也王肅曰時

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字无廢業所以為

悅懌也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即是日中不怠則前二意可知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第二段明同取友也同

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綱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无也自猶從也學記

云独季而无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

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

可為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惠洽遠必集也

招朋已自可為樂遠至亦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

而友親朋至既至友至故忘言俱來必先同門故乘

朋可悅之與余俱是懌故在心常美而自迹有殊悅

則心多自少余則心自俱多所以然去向得講誦

在我自冷於懷抱故心多曰悅公朋友講誦意味相

交德音往復形影在外故心自俱多曰余也故江熙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

唯苞德云以氏老苞德感何家諱感故不言也

苞氏曰同門曰朋也鄭注司徒云同門為朋同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才三段明學已成者

也人謂仇人也愠怒也君子有息之林也計有二教一言古之學者方已已

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

翰氏云說自知能自悅樂是人皆能而友之同

綱繆猶經緯也

以是君子之息也。背意已為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
知。故曰亦也。又一通云。君子易。莫不求備。於一人。故
為教誨之道。若人有能。根不能知。解者。君
子怒之。而不愠怒之也。為君子者。亦然也。 **愠怒也**

仇人有可不知。君子不愠之也。
李元曰。愠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
明。夫學去。始於時。習中於講。肆終於教。授。夫也。

有子曰 **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

其為人也孝悌。其孝悌者也。善。友。父。而好犯上者。

鮮矣。好謂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
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計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
不。必。陷於不。不。故。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陶。其
少。分。令。必。諫。也。故。能。埋。曰。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

大全同人子之諫父母
或此父母之怒。此不為子
犯。曰。此是孝。表。而。事
若。行。差。犯。然。諫。時。又。目
下。氣。也。色。子。者。以。諫。亦
非。妄。也。

向世度德之心

兼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无犯。顏之諫。然雖屬細
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无。好。而。復。云。鮮。矣。者。矣。以
好。見。向。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彌。之。心。
必。直。微。有。所。許。者。實。在。憐。其。志。令。亦。論。教。誨。也。

鮮少也。上謂仇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

順好敬。犯其上者少也。
故曰而犯
上者鮮也。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蘇哩曰。孝悌之人
者。不。美。而。爭。之。尚。

无。意。犯。上。必。不。職。為。亂。階。也。侃。案。庭。解。意。是。言。既。不
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之。有。也。然。現。態。之。解。乃。无

間。然。如。為。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
今。業。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

者。亦有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子不孝。同。有不好
而不孝者。不好必。故。作。亂。計。孝。者。不。好。必。无。亂。理。故
云。未。有。君子務本。亦。有。子。語。也。務。本。向。也。慕。也。本
也。孝。材。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

子必向慕之也本立而道生解所以向慕本也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亦生也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以孝為基故請眾尊慈為廣大也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為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

孝為本則仁義乃生也仁是五德之本也故教之所由生也

苞氏曰先能孝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王弼曰自與親愛為

孝推愛及物為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夫便辭其言語也令色夫柔善其類也鮮少也

也此人本无善言美色而虛假為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有无仁而云少夫曰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

計則不妨有仁但此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人非都无仁故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

張子曰二者皆人性也性有厚薄故射足者難耳巧

也難想云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

當收揚墨墨未與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

析也正卯之流耳當收老莊之言已滿天下

而孟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為仲尼所嚴事

非異端也

訥於言 五難想告令煩者官必闕事

礼教多有入必險險談論被有者事必無成

言詭譎有學必不固

氏曰巧言好其言

之少能有仁也

也蓋姓曾名

生平我慎每一日

他人曰謀其計而

乎朋友交金本

皆必先習后乃可

况彼凡人可不為

也又一通云曾子我一日之中言

子必向慕之也
本立而道生
解所以向慕本也若其本成則諸行之道亦生也

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
以孝為基故請眾

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
道也言孝悌是仁之本也若

孝為本則仁義乃生也仁是五德之本也故之所由生也

荀氏曰先能愛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王弼曰自

孝推愛及物為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
巧言去便辭其言語也令色去柔善其顏色也鮮少

也
也人本无善言美色而虛假為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无仁而云少者曰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

計則不妨有仁但取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人非都无仁故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則非仁則知仁矣

張憲曰仁者人天性也性有厚薄故射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有少非為都无其分也故云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无實令色无實
荀氏曰巧言好其言

語令也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仁也

曾子曰
馬融曰弟子曾參也
蓋姓曾名參字子輿

吾日三省吾身
者現也曾子言我生平戒慎每一日

為人謀而不忠乎
忠中也言為他人曰謀其計而

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
朋友交言不信乎在於信豈可與

傳不習乎
有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

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過自視况復他人可不為計三度手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曾子我一日之中言

中庸論曾子修身慎行

三過內視我身
有_レ三行不_レ也

講習而傳之乎

得无循_レ无得也素循_レ本也言所傳

故表氏曰常恐傳_レ先師之言不_レ也
張習也古人言_レ以必_レ孫_レ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

計章明_レ為_レ諸侯治大國之法也千乘

高式則方乘可知也導猶_レ治也亦謂_レ之
為_レ政教也其法在下故_レ計_レ張本也

馬融曰導者謂_レ為_レ之政教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

此明_レ千乘法也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蕢道為

軍法也其法中有_レ計_レ千乘之說也凡人一_レ步足曰

既長_レ百步可_レ種_レ苗稼
有_レ母養_レ之功見也

夫七人下田夫五人

為_レ夫則_レ是方百步地謂_レ為_レ夫夫古_レ者賦_レ田持_レ百畝

地給_レ一農夫也夫所_レ養人自_レ隨地肥_レ瘠及其家人

多少耳故_レ王制云上農夫百畝夫三為屋每夫方

一里_レ長_レ三百步也而_レ猶_レ長_レ百步也謂_レ為_レ屋夫

則屋道乃_レ成故_レ今_レ三夫目_レ為_レ屋也

廣一里長_レ百步今_レ三屋並_レ方_レ之則_レ方一里也若_レ為

井_レ未_レ回_レ夫_レ間有_レ遂_レ水_レ縱_レ橫_レ相通_レ井_レ字_レ也何_レ夫_レ畝

廣六尺長_レ百步用_レ耜_レ耕_レ耜_レ度_レ五寸方_レ兩_レ耜_レ為_レ耨

長_レ沮_レ練_レ爾_レ耨_レ而_レ耕_レ是_レ也耨_レ伐_レ廣_レ一尺也畝_レ廣_レ六

言_レ凡_レ所_レ傳_レ之_レ復_レ得_レ无_レ素_レ不

畝百為夫

每一畝則廣六尺

步百為畝

為一畝也畝母也

屋三為井

向

井十為通

十井之地並之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為通大也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其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

通十為城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為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草車一乘甲

士十人徒卒城出革車一乘出一乘是賦一然賦

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有地方十里者千即是千城也別容千乘也居

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

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或方十里者九合也其方三百里者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也

是方百里者若一而百六十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折各長三百里設法特擇

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若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若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

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若六十分擇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一方一里若

二百五十六擇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若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之擇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

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周制

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

地不祿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雖魯

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方七

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比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

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比亦與

井十為乘比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為通十為

井十為乘城一乘今以一通使出一乘則一

城出十 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

有方一里者百舍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 曷云司馬

法兵革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万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九制

軍方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五六軍 馬融依周禮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也

可說周禮制法也 苞氏依王制孟子 如苞氏所說

義疑故兩存焉 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並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

西錄存之也 敬夏而信 此以下皆尊十乘之國法也為人君者夏無小大不違後改云敬夏也曲禮云毋不

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

苞氏曰為國者奉夏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

節用而委人 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委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委人也

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

使民以時 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此時謂歲不過三日而不少妨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

委人則兼朝廷也民是顯 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弟子猶子弟也言為人子弟者入則孝出則悌也

母聞門之內故云入也兒長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變子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悌又親故云入兒疎

故云 謹而信 向明愛親謂并接外也接外之禮唯

出也 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 沈

三軍三万七千五百人
二軍二万五千人

春秋辨夏秋秋收冬
三月使民十月
史記漢考文皇帝
本記云農天下之本

除者里之黎者
言使民不舒故也

計章明人以意為本
以字為末

小學云入孝出悌
同或悌行有弟力謂
語齊錄子善弟謂
去也

沈

愛眾

沈者廣也君子不愛賢

而親仁

君子之美與此故

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度愛之而已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行若所

按夫子此章八歲小學教之人使教也又曰教之章上者五石為教入大學之

已畢之速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人向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后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后何也答曰論語之射志是應以挽過令教射志方隨須而不可

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即五經六籍也

也。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馬曰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之則為言非行偽也。

子夏曰賢於易也

姓卜名高字子夏仇人之情莫不

好也之心好於賢則人便於是賢於賢者改云賢於易也然云賢於賢亦是樂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則賢人也言若故為重此賢人則南段易其平常之也也更起莊敬之容也。馬

曰也。女人也。有美色。男子悅之。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人也。

无安国曰子夏

弟子卜尚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此注如前通也

夏父母能竭其力

子夏父母左右執養

夏君能致其

身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致極其身也。馬曰謂小孝也言為子夏父未離世不遺致極其身也但竭其力服其勤勞也夏君者言為臣夏君也

能將頌其美勸其急但致其忠節不愛其身也

孔安國曰尽忠節不愛其身也

然夏君也就養有

親若患難故曰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其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其身也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入則盡親出則交君而与朋友交接言不欺故言必有信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假令不以學而生知如前則其未謂之學也以此勸人學

有信

君子不重則言不重
言可法

故也。故王雍曰：言能行，此四者，生云未学而可，則已。
学也。生而知者，上学而知者，次若未学而能知，則過
於学矣。盖假言子曰：君子不重，則不成。
以勸善行也。子曰：君子不重，学則不固。
則无碍也。若則人，不重也。注云：言人不能
学，亦不能坚固也。故孔氏注云：言人不能
取重，既无碍学，又不能坚固，識其義理也。

孔安国曰：固，敬也。

道理也。循三百
一言以蔽之，學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无碍学，不

能坚固，識其義理也。

主忠信。言君子既須戚重，又忠无友不如己者。又明

取友必令勝已，則已有所日損，故云无友不如己者。

文王、四友者
如大、大公聖
而富也、敬重也

明心
明心、明心

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
友便僻、友善柔
友便佞、損人

慎終、禮殯、所於其有
信勿之有悔
自表、礼祭、无有、如不欲
至、則、禮、殯、有、悔、也
之、而、露、而、有、悔、也

或问曰：若人皆慕，勝已為友，則勝已者，豈友我邪？
或通云：友，必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
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
曰：忠信，同志也。友，計章所言，謂其志而思，與之同
不謂自彼同也。支上同乎勝已，所以進也。下同乎不
如己，所以退也。周文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
上同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
而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已，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
賢也。也。今言敵則為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
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直諒多聞，則
益便辟善柔，過則勿憚，改勿獨莫也。憚，難也。友主
諒，愛所施也。過則勿憚，改切磋，若有過失，而
相諫諍，以愛難改也。一云：若終以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
易，莫與班也。故李充曰：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

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明人君，尊也。慎終追遠，喪其哀也。

厚人學薄其所以
年右去親轉遠而樂極
厚之厚也通也為
親敬厚君敬厚
民效之文事親厚
也為民德厚也

慎終也遠謂三年之後也宗廟之祭其敬也三
年右去親轉遠而樂極也一云康不有初
鮮克有終也慎也又遠也一云康不有初
故能埋云飲新志曰近情也常累信近負遠也士
所平生是以慎終始則妙有敗
庶草君上能行慎終遠之則民下之德日敏於
厚也一云君能行慎以此二意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
則民時敏
依之也

追遠者祭其敬也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

皆敏於厚也

子會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何也每邦非一國也會問子貢惟孔子每邦求之與

助不定之辭也向言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送

與其風政焉是就其國主求而得之也抑與之

鄭玄曰子會弟子陳亢也字會也子貢弟子姓子

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恠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

其國政也送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為治耶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

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為大夫者則得焉為士

孔子考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為夫子也敦美洵澤讓

温行不犯物讓之良和從不違讓之恭去奢從約
謂之儉推人右己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
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與聞其政也故顧敏曰
此明求非與直以自得耳其政何也夫五德內

新注
良易直之不在莊敬
之儉節制之讓謙
遊之敦美意厚
美言之洵澤意潤
寬之

坑夫子以此世之教
故心其德風其俗
是以夫子自不求之
以辨教之也

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視其民之
五德則知其君所行行政也故梁襄曰夫子所至
國入其境視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
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
但見其民則知其君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君政教不得失也

之與也 以明夫子之求與人求異也人則行轉被
君求以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政云

其諸異乎人之求也諸猶之也子語助也故顧敏
曰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請之於向故異也梁襄

又曰仇人求國見乃知耳夫
子規化以知之與仇人異也

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

西通也以此不就
人求故云異也 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之也

自與之非謂自手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
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以三年論孝子之行

子曰父在視其志父沒視其行 以明人子之行也其
志於人子也志謂在

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者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
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之而外必有

趨向意氣故可視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
專行無輝故父沒則視此子所行之行也

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視其志而已也 志

好善向善愛便善志若
好惡向善則不喜也 父沒乃視其行也 得專

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謂所視之夏也子若
在父喪三年之內不

改父風政必即是孝也所以是孝者其美有二也
則哀毀廢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也子所

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
心憂七如存則所不忍改也 孔安國曰孝子在

喪哀慕猶若父在无所改於父之道也 如后通
也或問曰

子張似云曾子云孝
也其位亦能其不教
也其父之政是也

若又改善則不改為可若又改惡則不改為不可論孝子之志也
耳若人君夙政之惡則家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政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政无關於孝子也

此章言礼亦專用和也
相須用和

有子曰礼之用和為貴此以下以人君行礼化必礼和相須用和民心以礼檢民

連之檢心和故凡化乃美故云礼之用和為貴和即

亦用在內為隱故言其功也昂曰夫礼勝則先王

之道斯為美先王謂聖人為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行礼亦以此用和為美也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由用也若小大之夏皆用礼而不用和則於夏有所不行也

知和而不知礼節之亦不可行也上明行礼須乘也人若知礼用和而每夏從和不可復用礼為節若則於夏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去禮若士曰上綏用礼

馬融曰知礼貴和而每夏從和

是年仲夏之交
敬和礼節之也

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

不以礼為節亦不可行也此解下知和而和不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欺也夫信不必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也

也若為信不合宜也也夫信不必合宜也

或向曰不合宜也也夫信不必合宜也

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於是信不合宜也不可復驗也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之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

故曰近於義也信不必合宜也也夫信不必合宜也

不欺也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反覆也昂曰信不必信也若春秋看士帥師侵齊則侯

可復
其命定於定也
立止上云心

禮記卷之九
見禮記卷之九
知其之也
君子之也

子而子之
非禮也
非禮也
非禮也

九族
高曾祖稱已子孫
稱之曰
稱之曰
稱之曰

卒乃還春秋義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守信終非義也者尾生負石也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恭是遜也禮是射也若遜則不

則遠於恥辱遜從不令合禮夫何猶如荀氏曰恭不

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此注

何向通也故言恭不令合禮乃非禮是禮而文得遠於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

不失其親者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其相和睦也若

也非親所親則非親也言曰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孔安國曰曰親也言曰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九族

亦會二通也喪服傳云繼母與同母曰是言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勸人學也既所慕

敏於學疾也言南慎傳說也

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服也

慎於言言南慎傳說也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者

也若季前之言行心有疑味則可謂好學也矣已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勸人學也既所慕

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向是是也

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向是是也

此言當于道自修

子貢問曰貧而无諂此曰貧非以多世求也諂也之

言者有貧夫不能不謀求何如故云貧而富而无諂積

財中曰富積上慢下之驕也富積者既何如陳人二

得人所求好生之慢故云富而无驕也何如陳人二

子曰可也善子貢也言貧富如此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范審曰孔子曰者不驕不

宋若貧而樂道孔子更說貧行有勝於无諂者也貧

改孫綽曰顏氏之子一簞一富而好礼者也又舉富

也無不以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礼去亦各指以也貧者

多之憂好不樂故以樂為勝又貧无財以行礼故下云

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可行礼故言礼也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之也顏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与也子

同孔子言貧字富字禮字並是且自切磋玉曰琢治石

謂不驕而為美意故孔子概以之弃之也言未足多云

衛風淇澳子貢既知引詩結成九安國曰能貧

而樂道富而好礼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

子曰賜也始可与言詩已矣子貢既知引詩結成

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解下所以

春明知之始也言始可朱子云往者其所已言者未者其所未言者

李康子政向孔子

對曰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乎

也諸之也言我性告之也貧樂富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琢磨詩以起于也江旣曰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云可引此詩夫所貴者情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性復而知將來謂同夷齊之賢可以知其不為衛君不致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

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

類也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

磨者也范滂曰子貢欲躬行二夫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及同年茲子貢

知心居已故引詩以成禮中子貢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患己之不知也世人多言己有才而

不為人所知故孔子解抑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取故李充云九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

而惡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與乎此矣

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為政第二疏為政者明人君變風俗政之法也謂之考政者有後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

正孰敢不正也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以

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以為政化民成

教政必先於學而也昌曰左傳云學而後入政故

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政之真也聖賢

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言人君為政而得万物之性故云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為政而得万物之性故云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為政而得万物之性故云也

此斗七星
全頁巨錄文庫原
卦值
丁重
山東東方其也

五星者
四星東方其色青
木也受感星南
方其色赤火也
太白星西方其色
白金也辰星北方
其色黑水也鎮星
中央其色黃土也

二十八宿者
東方角亢氐房心
尾箕
南方井鬼柳星張翼
轸
西方奎婁胃昂
星斗南參
北方斗牛女虚危
室壁

十二星者
木星大火壽星精
龍尾碧火龍有
實北太陽星
附北言玄枵星
八節者
立春春分立夏
夏至立秋分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自迨三月

地也眾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鎮星
一也而不移動故眾星拱宗之也譬人君若
元考而御民以息則民共事之而不違背猶如眾
星之拱北辰也故鄭象曰得其性則服之失其性
則違

眾星拱之也

昂曰鄭瓊曰北極天之中以四辰
然則極中也辰辰也以其居天之中

故云北極星其明者一曰北辰漢春天文志云中
宮大極星其明者一曰北辰漢春天文志云中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云紫宮北斗七星所
旋璣玉衡以七政斗為帝輪運於中央暗制四海
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繫於斗是眾星拱之也無為不躁動也

子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
詩三百五篇曰詩
其全數也

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

一言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
一言以蔽之

荀子曰蔽猶當也

蔽猶當也
蔽猶當也
蔽猶當也

曰思无邪

思无邪
思无邪
思无邪

荀子曰服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

道之以政
道之以政
道之以政

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也故
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制也故

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

法教也
法教也
法教也

齊之以刑

齊之以刑
齊之以刑
齊之以刑

虛精星
六星即
由順引
以如子也

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

民免而无耻免猶脫也恥之辱也君政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則民畏威而不履也故郭象

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取故无恥也故郭象曰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與則可避

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外心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无恥於物其於化不亦淺乎故云民免而无

孔安國曰苟免罪也

導之以直以直章乎勝者也謂誘引民以中道直

苞氏曰德謂道德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齊之以禮日禮方齊其情也有恥且格

格正也既導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取於正也郭象曰情有以死恥而性有所事以其

性則本至至則无罰而自心是則无刑而自齊本且格沈君士曰夫立政以制物之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之則巧以避之矯則逆從而心不化巧

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以息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射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從前自少欲老皆所以勸物也志夫在比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志學在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賢明故始以學而志學也

三十而立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

有所成立也凡注无姓名去皆是何平叔語也

四十而不惑疑惑也業成后已十年故无所惑也故孫綽曰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

經業所以成立也

小學至二十而有室始理世事情學也方志言情學也道立止也

取意遠心致云然而免之也孔氏心不服故取之也

行修身茂於身訓治邦家
以之苞政可以無疑也

孔子曰不疑惑也

橫渠云常人之學曰
益於其自知也仲尼
行者善察具他人
故身立至七十而知
其進德之速者
程子云聖人之學未
及七十學多之下
法善云而哉未如
孰是也延平云此一
段二先生之說各發
一義意味深長

五十而知天命
論窮通之分也謂天命去言
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命命去假言也人季未五
十則猶有橫金無濶及至五十一始衰則自審已分
可也故王弼曰天命廢與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
綽曰大易之數五十天地万物之理究矣以知命
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以之不必皆生不知
也此然學之至言也座埋曰既了人至不成敗遂
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不可較其
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

孔子曰知天命之終始也
終始即是分
限所在也

六十而耳順
不變不逆也人年六十識知廣博心廣
員是所聞不逆於身故曰耳順也故王弼曰耳順言
心識在聞前也孫綽曰耳順去廢听之理也朗然自

玄悟不復從而后得所謂不識不知從上帝也李
充曰耳順友听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德行之帝
耳則莫逆於心之與
耳相從故云耳順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
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自意而不踰越於法
度也所以不說八十九子唯壽七十三也說計誤
又所南在七十左右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
識所接世軌物夫易言不誘之以形器乎點獨化以
之進同盈虛之會勉夫童蒙而志于學十五載功
可與立矣自志學迄于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矩
易行而致之以禮
教之例其在茲矣

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无非法者也

聖人者其能化
人未十分有固
變之或月日盈
在之

孟懿子問孝 孟懿子魯大夫也向於

孔安國曰曾大夫仲孫何忌也

仲孫是氏也何忌是名也然曰孟懿

子曰而子孫云仲孫夫魯有懿謚也

子曰而子孫云仲孫夫魯有懿謚也

子曰無違

無違言行孝者每

樊遲御

子曰無違 樊遲御 樊遲御 子曰無違

對曰無違

孟孫即懿子也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

子曰使樊遲為孟孫解也無違也

孟孫解也無違也 子曰使樊遲為孟孫解也無違也

仲孫叔孫季孫之類 曰之曾桓之類 仲孫是氏也何忌是名也然曰孟懿 子曰而子孫云仲孫夫魯有懿謚也 子曰無違 樊遲御 樊遲御 子曰無違 對曰無違 子曰使樊遲為孟孫解也無違也

也樊遲弟子樊須也 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

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之

禮死葬之以社祭之以禮

也或問曰死子何事即告孟孫乃正告樊遲耶答曰

也或問曰死子何事即告孟孫乃正告樊遲耶答曰

也或問曰死子何事即告孟孫乃正告樊遲耶答曰

樊遲去曰說云樊遲與孟子孫親拜必與之也一云孟
孫向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向樊遲故
而告之也
孟子曰伯問孝
孟子曰伯問孝
孟子曰伯問孝
孟子曰伯問孝

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也
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也
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也
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也

子游問孝
子游問孝
子游問孝
子游問孝

孔子安圍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孔子安圍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孔子安圍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孔子安圍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犬馬皆能有養
犬馬皆能有養
犬馬皆能有養
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不敬何以別乎
不敬何以別乎
不敬何以別乎

荀氏曰犬以守禦
荀氏曰犬以守禦
荀氏曰犬以守禦
荀氏曰犬以守禦

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
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
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
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

養乃能至於犬馬
養乃能至於犬馬
養乃能至於犬馬
養乃能至於犬馬

无以別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
无以別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
无以別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
无以別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

不委豕畜之也
不委豕畜之也
不委豕畜之也
不委豕畜之也

而不敬獸畜之也
而不敬獸畜之也
而不敬獸畜之也
而不敬獸畜之也

孟子曰養而
孟子曰養而
孟子曰養而
孟子曰養而

愛
愛
愛
愛

而不言人養亦會奇獸亦
而不言人養亦會奇獸亦
而不言人養亦會奇獸亦
而不言人養亦會奇獸亦

述平問云云病人所
免恐其有以爲愛則
余可也

謝壽其云恩相公
悲之中至極夫我子
恨之中至極先我子
以此見此以我子
可書之書一也

此章言孝必敬

孝之云君子則敬
養死則敬君子
又云仁人之事親也
事云可徒食而不知敬
乎

此章明孝必百其
順父母顏色也

子曰其問孝亦同行子曰色難言也也謂父母顏色也

橫孟子北宮黶似子夏
而子夏余最佩服
格女溫潤之色故或
以之

也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云難也
苞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

有支弟子服其勞支謂役使之支也才子謂為人子

弟者也弟子服謂執持也勞之若也言家中有酒食

先生饌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酒食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然禮唯呼師為

子曰言才子以對先生則似才子才對父兄也而言必謂先生為父兄忘其有二意焉一則既云向

曾是以為孝乎曾猶壽也言為人子才先勞后食此

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

未足為孝也兼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也此四

孝是同而才子各異若或隨處與某或寡欠弘教

也繫于武伯皆明其人在其故隨其失而答之子

游子其是寡二子以相明故也故王弼曰問同而

行又沈疇曰主應教紡績常係汲引經堂流世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以章義顏淵之真也

回者顏淵若也愚去

不達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者，无聖人所射也。自形器以下名之者，有賢人所射也。今孔子終日所言，既入於形器，故顏子問而即解，无所語，問故不起，發非道，故言終日不達也。一性視回，終日默，論不向殊，似於愚魯，故云如愚也。

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

子淵，魯人也。不達者，无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

識之如愚者也。諸才子不解，故時或語，向而顏回默，故不向也。如愚者，不能

向也。故陳搏曰：將言形器之，須坐而射，射莫逆於心，故若愚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也。退，謂回聽受也。竟，謂回還其私房。

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類私。與諸朋友語，論上也。發，謂明義理也。言回執人知，講說見回，不向也。如似，愚人，今視

回，退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是發。明義理之大射，故於知回，不愚也。

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教道，發明大

射，知其不愚也。鄭注曰：退，察也。與二三子，私語也。發，謂

愚而豈愚哉，既以善行類。又曉於人，未達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章明。視其知於人，之法也。以用也。其

即日所行，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其

觀其所由，以經歷也。又次觀其

由，經也。言視其所經從也。

察其所安，察其心懷，惻也。安，謂意味，故向也。

循軌，向安定，見於白，夫南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也。視，廣瞻

也。子云：仁人安宅也。而以此察其心之取安，置以寸毛十

新注云：以者，看也。看者，看君子之善也。看者，看小人也。

又云：看仁人，看其善也。看善而忘其所從來，看者，看其善也。則亦

按以上三章明已心
見他喜惡必明察
大學不得及其終
此對聖人受履我
同

此章言者師人
此語亦中庸二十
七章

厚禮才德學才力
學此藝不能在此
藝不如此故未莊非
特為一方一藝而已
聖人心具樂理亦力
事之謂

計章命君子
新道之先行其言者
行之未言而後從
之者言言於既行
之後也
范氏子貢人志願言
之難而行之難故言
之以啟

此章言者師人
此語亦中庸二十
七章

察院吟用心付度之也。即日所用見故。云視而後從。事經歷必以。即為難故。言觀下情性。所安最為深。隱故也。人受履哉。法以規。驗彼人之意行。則在理必冬。故彼人安。得成。遂其情。即無言。又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無。曰。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近。可。識也。

安有所匿其情也

孔安國曰。履。匿也。言觀人之終始。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計章曰。以為師。難也。溫。故。煇也。故。謂。所。學。已。得。之。變。也。所。學。已。得。去。則。溫。煇。之。不。使。忘。失。以。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季。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以。力。可。考。人。師。也。孫。傳。曰。溫。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以。舊。常。人。情。也。唯。心。平。氣。一。者。守。故。於。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昂。曰。安。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邦。

注云。溫。讀。如。煇。溫。之。溫。謂。故。學。之。變。矣。右。取。習。之。謂。溫。安。左。傳。袁。公。十。二。年。公。多。吳。于。蔡。臯。大。宰。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曰。乃。燔。尸。姐。是。燔。為。溫。也。言。人。曰。學。已。精。熟。在。右。更。習。之。猶。若。溫。煇。故。食。也。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溫。是。尋。釋。之。變。亦。是。煇。燻。之。變。也。

子曰君子不器。計章明。君子。人。不。係。守。一。業。也。器。者。給。用。之。物。也。猶。如。解。可。沉。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而。才。業。周。普。不。可。如。器。之。守。一。也。故。能。埋。曰。器。以。名。可。繫。其。用。買。以。才。可。濟。其。業。之。器。常。分。故。不。守。一。若。用。有。定。施。故。舟。車。殊。以。物。功。也。

范氏曰。器者各用其用。至於君子无所施也。子貢問君子。向。下。施。何。意。行。而。可。知。者。君子。也。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

之言曰君子先有其言而後必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為詐費君子所取也

死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考物指故凡有言皆念後人從而法之也故即曰辭意以考立言之謂物傳云大上有立立其

立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比者心而無信者心而無相阿也

小人比而不周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情適之法故謂為忠信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此既於親愛之居

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攻者事治之故治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死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考物指故凡有言皆念後人從而法之也故即曰辭意以考立言之謂物傳云大上有立立其

立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比者心而無信者心而無相阿也

小人比而不周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情適之法故謂為忠信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也此是親狎之名故謂為阿黨耳若五而言周名亦有惡比之名亦有善者故春秋云是謂比周言其為

孔子居史百家計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

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善道即五經也

也謂皆以善道為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金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

○易曰正一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四術為教是殊途也皆以去邪歸正為本是有

也異端之看則身批棟者乘機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途同歸見下繫辭文也

取者也諸子百家並是虛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性抑于路意人也由于路若也子路有兼

誨汝知之乎誨教也孔子于子路若云由我教汝知之文章乎

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汝若心有所不知則苟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

是知也而云不知云知計則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九

者是有知之人也○易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

冠雄雞佩玃勝○子張學干祿干求也祿之位也弟

人請考才子也子張就孔子求

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之位也鄭玄曰子張才子也姓顛孫

子曰多聞闕疑世間必多有疑者慎言其餘

者有解者之則必錄之若疑者慎言其餘所心解

則廢闕而更存錄或云多聞闕疑所心解

四術詩書禮樂

計章

孔子居史百家計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

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

也謂皆以善道為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同也

同歸謂金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

○易曰正一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

四術為教是殊途也皆以去邪歸正為本是有也

異端之看則身批棟者乘機毀仁義是不同歸也

殊途同歸見下繫辭文也

取者也諸子百家並是虛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性抑于路意人也由于路若也子路有兼誨汝知之乎誨教也孔子于子路若云由我教汝知之文章乎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中智之人 用筆
下智之人 用中
不智之人 用其
不智之人 用其
不智之人 用其
不智之人 用其

伊以亦云云張以
社為急故夫子豈
以此

不疑者也。已。國。廢。可。疑。者。而。所。以。餘。不。疑。者。也。則。寡。尤。
存。錄。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
寡。少。也。尤。過。也。既。國。可。疑。又。慎。言。所。不。
疑。能。如。以。者。則。生。平。之。言。少。有。過。失。也。
菴氏曰

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也
多見闕殆。危也。言人若眼多所見闕。慎行其餘。其
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

悔。始。能。如。以。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
菴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則。行。少。悔。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其。餘。若。能。言。少。過。失。行。
云。祿。在。其。中。也。故。菴。審。曰。發。言。少。過。復。行。少。悔。矣。不。
以。要。祿。力。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元。尤。悔。而。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其能言少過失行
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
云祿在其中也故菴審曰
發言少過復行少悔矣不
以要祿力致祿之道也
仲尼何以不使都元尤悔而

人子之坐而向也
夫子何者曰夫子欲
富其過而末也
也使者出子向使
也
夫子何者曰夫子欲
富其過而末也
也使者出子向使
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其能言少過失行
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
云祿在其中也故菴審曰
發言少過復行少悔矣不
以要祿力致祿之道也
仲尼何以不使都元尤悔而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之道也
言南无道之世真行如此
矣不得祿若忽
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
云得祿之道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菴氏曰哀公曾君謚也
菴氏曰哀公曾君謚也

所記若稱孔子則南時人
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
撰仍曰不復改易故依先
時孔子也直誠心直天
也錯也枉邪委曲任之
人也言若事心直之人
為官位者廢置邪僻之人
則民服君直也亦由哀
公廢直用枉故也故菴審
云哀公若賢任傳故仲尼
發言于言欲使季賢以
服民也

苞氏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此舉哀公之政，如計故民不

服也。江榘曰：哀公之南，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幸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群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計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魯臣也。其既无道，信盤故，民不敬不

忠，不相勸，將所以向。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夏也。故云如之何。

孔安國曰：魯卿大夫季孫肥也。康謚也。

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善使也。三夏，三術也。民從上，化如草，從風也。臨，謂以

高視下也。莊，嚴也。言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為敬其上也。

苞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

孝慈則忠。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忠。竭忠信以奉其上也。故江榘曰：言民法上

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昂曰：於所曾，君慈，食保

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比，各首以一人君之夏言也。

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又言善，民中有善者，則舉而

教，令使能者能，如比則民皆勸，勸業之行也。

苞氏曰：舉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若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在也。奚，何也。政，謂是官。南

度門五百一十一年一度
聖人五百一十一年一度
生又度門一千一十一年
一度門一千一十一年
聖人一千一十一年

道君不執政而隨
季氏言猶保宮
女養以柔如養
養則食不養則
不食

新注云定公初孔子
不仕或人說其不
政

按事親以孝即仁也
一家仁國起仁
即一家之政也

居主事居君陳
居言君陳三居於
新友於兄才又推
廣此心為一家之政
孔子引之言如則
是則亦為政之行
必居位為政乎

面也或人見孔子極其故向
孔子曰何不以為政也官位乎

苞氏曰或人以為君位乃是為政也

子曰吾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此有政是亦為

政也此以下並言南言也司言以善或人也然此語
亦與南言微黑而美可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

弟為友於於也惟孝謂惟令於孝也施行也言人
子在自門當推孝於父母而推友於兄弟若行此二

事有政即亦
是為政也
奚其為之政
言施行孝友有政家之皆

兵則邦國自然以正亦又何用
故范寧曰史所謂政者以孝友為政身行孝友則是

為政復何者孝友引南言所以明政也或
人責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乎此也

苞氏曰孝于惟孝友為孝之辭也
惟令極行於孝
故云美孝之辭

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
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
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

父母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
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也

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也
行孝友有政道即與
為政同更何所別復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計章明人不可失信也
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

終為不可故云
不知其可也

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無可也
其餘謂他
才伎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計為無信設辭
也言人以信得

立如大小車由於輓軌以及行也若車無輓軌則
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得立哉故江

計章

以

稱之者并曰車待觀軌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

苞氏曰大車牛車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輓者轅端橫木以

縛扼者也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此車但轅頭安扼與今異也即此轅用曲木

駕於牛脰仍縛扼兩頭著兩轅古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扼縛著橫木以駕

牛脰也即此一馬小車駟馬車也馬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

牽一車即今軌者轅端上曲拘銜者也銜橫也四馬亦車是也

中央有轅之頭曲向上以拘駟於橫各以曲者為軌也所以頭拘於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橫一木

於轅頭而縛扼著於橫既為四馬所牽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扼軌裏使牽之不勝也猶即此

所車轅端為轅置橫在中轅頭上曲也鄭玄曰輓者轅端著之軌曰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十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世代不同故同孔

子從今以後方表之復假說十代之法可得逆知以不乎

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禮變即制度改易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舉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

以爲後代可知也言殷代立而不日周因於殷用及禮及損益及禮在之可得而知也

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周代殷立亦有日殷禮及有所損益者亦在之可知也

馬融曰所目謂三綱五常也此是周禮目於殷之綱也

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皇為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愛禮智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

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信土為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愛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

仁愛禮智信五
行兼春甲木
青仁角肝火心
西庚辛金辛白
禮商肺
南丙丁火苦赤
義徵心
此土冬木塩里信
羽胃
中央戊己甘黃智
寫脾

謂之仁有嚴新之德者受下有明年尊卑敬讓之德
為禮有言不虛其言之德者信有照了之德者智以
五者是人性和之恒不可暫捨故謂五常也金復時
移世界易立應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
世之相因百代仍舊也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夫文質無
代質文無而後者若一代之君以質者教者則次
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此文之君則後質者之君
君則後文環循無窮有與必有廢與更更故有
損益也 正朔三不代者三代而一周也 夫一人君為
政可尚不同必各有所統之則有三也 按左傳云
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也 夫正朔有三本亦有
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 朔者獲也 華也 言萬
物華更於其是故統一正也 又曰夏正以孟春為正殷以季
冬為正周以中冬為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為正也
尚黑以平望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也 尚白以雞
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也 尚赤以夜半為朔也

孔氏云

禹以治水之功
得天下故尚水
也 湯以征伐
天下故尚金
也 周以尚赤

禮記云
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過羊二九星然觀
面合十九年七閏
霜月朔旦冬至
天正也 天道日
月相重之也

三微復發周三正
微者養根枝是
微之乃物達于甲
是微故曰三正
三微之青天无青
也 然遠望皆里
只一日中十有月
時又云日有朝之
青天無青里日
且朝見之則青
也

有苗而不秀者有
年不實秀不安
者故万物不科

必命在本外月廿九日 夫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
意明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

白鹿通云

夫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
意明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

耳月以禮化又云十三月之旺万物始達乎甲而
出皆里人得加功力故夏為人正也 尚黑也十二
月之時万物始萌而白也冬陰氣故殷為地正也
尚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樹故黃泉之下
万物皆生也 夫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也 尚赤
也 又云天道左旋又正右行者非也 天道但改日
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日每於月不言正日
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物者正也
天質地文周及天統何質文無改正朔三易三微
質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 三統之變如以
然曰尚云交用建寅考正物物出也 尚黑也
就中本初生皆素而云黑何也 曰通云物物出乃
青遠望則黑也 取責廣遠故也 且一日之中天有
青時故取其黑也 又曰尚三正為正且三王為上
代已有曰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也 時相統
故須變革相示也 又一家云自從有昏藉而有三

大周用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一度之一
 分度之一者二百三
 十五分之二者一
 左旋而常一日
 周而過一
 一者九百四十分
 日者乘天中下
 故一月亦繞地一周
 在天不取一
 月者乘天而
 運一日繞地一百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十九
 分度之一者四十
 九分四釐七毫
 三忽六微八抄也
 三統
 周建子殷建丑
 夏建寅左傳云
 元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君無元即正
 新王或有不從周
 王王土出百也

書正月辰辰日辰
 書書收猶自屈信
 彼功君之
 人生生也
 人生生也
 人生生也

正也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少昊
 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以統也顓頊為人統
 帝嘗為地統帝竟為是管子亦為地統帝弄為天
 統及為人統殷為地統周為天統三正相乘若連
 環也今依此而必從人為始者三才須人乃
 成是故從人為始也而孔家從人為始者及是
 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為
 正者于卯万物不凋莫適可統也

其或繼周者金百世亦可知也
 既因舊有常故從今
 以後假令或有繼周

而王者王相乘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
 言或
 者亦與周猶在不取指有百代故云其或也

馬融曰物類相招
 謂三綱五常各以類
 相招因而不變者也
 勢數相生

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攻各有勢數也
 如木火土金水而
 德董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
 後始其勢運
 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
 豫逆也
 有變各有其

遠所華亦不與此三統也
 王王土出百也

常以計而故百世可逆知也
 果正受曰殷美

及右日用文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曰也
 可損益謂文質三統及高文殷則損文而益質

以十二月為正考地統也尚白也其夏易曉故曰可
 知也三綱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

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大者為綱小者
 為紀所謂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

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有紀綱
 而百目張也所以群三綱何一隄一陽一陰道陽

得陰而成陰陽存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天
 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服居信敬功也父子法地

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
 群也群下天所以心臣奉也奉之君也象屈服

之形也父者矩也以道接婦之去服也以禮屈服也

也夫者柱也以道接婦之去服也以禮屈服也

五常白虎通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

忍心不忍惡好生愛人與者宜也新文以中也死

皆應八卦者主
常明夷卦九子
時卦

八卦

兌兌震震巽坎

艮坤

溫涼安燥濕

春癸亥進土用

香秋腥之朽

伏犧氏大昊

神農氏炎帝

有熊氏黃帝

金天氏少昊

高陽氏顓頊

高辛氏帝堯

陶唐氏帝堯

有虞氏帝舜

震東也卯方
伏犧木德也木
春以東之者之

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定見微知着信
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射以五氣
以考常仁愛禮智信是也三統云指益文質三
統者自東通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取天
地順陰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
一陽一陰不能絕也質法天法地而故天為文
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南極大傳曰王
者一質一文也故天地之道禮之五正統云質法天
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
之變先後之序也夏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
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比之說三統又云
正統云正朔三而改文質無而後以此推之自反
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高春三帝中高陽氏
后服赤纁高辛氏后用黑纁其餘諸侯用白纁如
邦之意部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高辛氏以十
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之白纁高辛氏
以十三月為正尚黑故曰高辛氏之后用黑纁高
陽氏以十 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后用赤

伏犧氏

纁有少皞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為
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
為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用易說卦云帝出乎
震則伏犧也畫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尚從伏
犧下上文質無而後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
地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
朔文質不相源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後各
自為差不相原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
天天陽也始生為下物陽氣微動變故為天統
建丑之月為地統去以其物已吐芽不為天氣始
動物又未出不以為人所統功唯在地中含養萌
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所統去以其物吐出於
地人功當頂修理故謂之天統也其月物生
人亦然然王去必以三月為正去以其月物生
微細又且是也始生王去能天理物含養微細又
取其也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三者所統不
同故各改正朔不相重也所尚既異符命以黑故
夏有玄圭天令以赤故周有赤蒼狗春天命以白

元化

左傳曰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山川
大夫五祀庶人
祭其先
新注云作其鬼
其非所當祭
陳城子敬高云
九子哀云曰陳桓
桓其君請討
曰以告夫二三子
曰以五祀大夫
後不敢不告君
曰告夫二三子
不耳九子曰以去
從大夫後不
敢不告人

故殷有白狼噬鉤是天子所命亦各隨以所尚符
命金龜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垂觀河見白面長
人送而命之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春黃魚
力躍為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
不皆逐正色也。趙康成云。黃自古以來皆改正朔
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春湯養
舜禘代。夏。革命。創制。改以正
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之。也。

子曰泚其鬼而祭之諂也

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始

而祭之是為諂求福也。易云周礼大宗伯之職掌
遠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人神鬼也左傳云神
不敵非類。民祀非族故非
其祖考考而祭之者是諂也

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

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義謂所宜為也見所宜為
之宜而不為是無勇敢也

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易云若神。田氏欲夫子請討。是
是受所宜為也。而魯君不能討。是無勇也。

論語義疏卷第一

以上寺六丁

越後河國上寺月盛坊性峯、適弟某、性流上野於長野、
 於時命祿二年正月廿七日始二月三日書畢、
 性流



110X
73
8